

赶着毛驴送粮食

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年夏季,有一天,村长吉天佑来到我家,对我说:“咱们麦坡村在下洼子挖河工地上的粮食不多了,村委会想找一个人给送趟粮食。你做事稳当,想让你去一趟。怎么样?”我想村长这么信任我,就一口答应了。村长说:“明天早上5点半,你牵着小毛驴到村委会驮粮食,6点钟准时出发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吃完饭,戴上草帽,背上盛水的水葫芦,牵着小毛驴来到村委会。村长等人已在那里等着我,粮食也准备好了,是两袋高粱米,每袋50斤。他们把粮食放在驴背上,村长又嘱咐我路该怎么走以及路上的注意事项。然后,我就赶着小毛驴上路了。

大概半个时辰,我就到了唐山玉田县城南关,往南直奔虹桥镇,再向西南方向走。前边

的路是乡间路,路面窄,且高低不平,不太好走。因此,我和小毛驴走着费劲,速度也慢。

走了一阵子,进入水乡无人区。这里地势低洼,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汪洋,老远望去有几个影影绰绰的小村庄。这地方人烟稀少,路上的行人也很少。地势稍高的地方,水面上露着长着穗的高粱。水域里有一片片绿油油的芦苇荡和灌木丛。芦苇荡里有呱呱叫的青蛙、叽叽喳喳的小鸟,各种昆虫也在鸣叫。

那天,烈日当头,骄阳似火,晒得我满头大汗,汗流浹背,头昏脑涨,感觉很难受。幸好,在前方的路边有几棵大柳树,我在树下休息了一会儿,身体凉快多了。趁着凉快劲儿,我赶着小毛驴继续往前走。

走了一程又一程,突然,我

看见前方地面上有小红旗在晃动。我想,那里可能就是挖河工地。于是,我赶着小毛驴大步流星地往前走,走到那里一看,果然是工地。这里是全县的挖河筑坝工程,工地上的号子声、打夯声、铁镐碰撞声和人们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,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。

经过打听得知,我们麦坡村的挖河工地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。我赶着毛驴继续往前走,很快就到了。我看到大叔们有挖土装筐的,有往坝上背土、抬土和挑土的,有在坝上用锹平土、打夯的。看到我送来粮食,他们都亲切地问这问那。

工地上负责的大叔跟我说:“你小小年纪,天又这么热,大老远的给工地送粮食,真是辛苦你了。谢谢你啊!”说完,他拉着我说:“晌午了,走,去伙房

吃饭去。”其他的大叔们也都放下手中的活儿去伙房吃饭。

那顿饭真不赖,小米干饭炖鲤鱼,鱼是他们在河里抓的。吃完饭,有的大叔又下河抓鱼,我跟着去看抓鱼。那条河里鱼真多,一抓就是一条,他们把抓的鱼扔到坝上来,不一会儿,就扔上来一大堆。那些鱼在地上乱蹦乱跳,看得我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
这时,我看时候不早了,便告别了大叔们,骑上小毛驴开始往回走。小毛驴记性好,来时的路它都记得,往回走的时候,它颠儿颠儿地总是小跑,我也不管它。天黑前,我顺利地回到了麦坡村。我把送粮情况向村长详细地说了一遍,村长听了很满意,说:“我就知道你完成任务,我代表村委会谢谢你!”在几天后的一次村民大会上,村长还表扬了我。

张旭光/文

一次落水经历

那年高考,我只考了个最低建档线。接受现实,我心有不甘;可复读,又怕次年考得更不好。

父亲说:“这样吧,我带你去见你三表叔,听听他的意见。”三表叔是村校的校长,算是我家亲戚中能数得上的人物。

去三表叔家要跨过一条小沙河,河床很浅,只是刚刚下过一场雨,本来露出水面的地段,被水淹没了。行人为了过河方便,在河床上间隔铺排了十数块石头,这

样就可以踏着石头过河。

本来我走在父亲的前面,看见石头,我迟疑了一下,让父亲先过河。因为我担心滑落石下,弄湿鞋子。只见父亲迈开脚步,一步踏着一块石头,向对岸走去。虽然脚下的石头摇晃不定,水花四溅,但父亲并不在意,一刻不停地过去了。

父亲站在河对岸,微笑着,示意让我过河。我心有余悸地迈上第一块石头。走到河中心

时,我突然害怕起来。迟疑间,我本能地想把已跨出去的一只脚收回来,两只脚却滑落水中。我狼狈地望着对岸的父亲。

父亲对我招招手,说:“你就趟水过来吧,反正鞋子也湿了。”上了河岸,我不好意思地嘟囔:“小时候不知走过多少回,很少湿过鞋啊!”父亲说:“踩石头过河,靠的就是一股冲劲,千万不能前怕狼后怕虎,你越畏畏缩缩,就越可能落水湿鞋。”

意外落水让我突然想到一直困扰我的两难选择,刹那间,我的心头亮堂起来,说:“爹,咱们回吧,我决定了。”

如今,我早已大学毕业,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感谢那次落水的经历,它让我懂得,彷徨、犹豫只会消磨我们的激情和斗志,错失最佳的进取时机。无论向左还是向右,只有果敢地出击,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,赢得无悔的人生!

胡兆喜/文

朝花夕拾

长跑的“副产品”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邯郸地区鸡泽县医院当医生。当时,医院条件落后,一点儿运动器材都没有,我只好马路上进行长跑锻炼。

经过多年的长跑锻炼,我总结了自己长跑的体会,汇总了读者提出的各种长跑问题,并给予解答,先后编写了《长跑卫生》(1978年)和《长跑顾问》(1989年)两本书,由人民体育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后来,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郑全刚(后升为副厂长)知道我是医生出身,又爱长跑,便邀请我到该厂编写《运动之王——跑步》的电影脚本。该科教片于1980年拍成并公演,受到全国长跑爱好者的欢迎,并在全国医药卫生科普大会上获奖。日本长跑协会的会长冈田英夫知道后,邀请我到日本,参加日本的长跑年会,并答应一切吃住花费由他们负担。可惜的是,我不会日语,没有去成。

我体会到,长跑健身,不需要特殊的运动场地和器材,锻炼强度和也能由自己掌握,所以,我多年来都在坚持长跑锻炼。

董天恩/文



图说往事

一张小照片



1957年9月,我在离家300多公里的本

溪市读中专三年级。开学前,家人嘱咐我到学校后,去市里照张相片寄回来。返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我跑了五六里地,到市中心联营公司斜对面的一家照相馆,照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,一周之后取出来,就赶快寄回家里。因为照相时我不

会摆姿势,也不会微笑,显得十分紧张慌乱,所以,照片上的我一脸木讷,还有一缕头发散落下来,领口的扣子也没有系上,这些小毛病都是放假回家后亲人们当着我的面挑出来的,足见他们对这张小照片的期待和关注。

韩长绵/文并供图

父亲的枣红马

1949年,我的父亲任兴智从庙会上买回来一匹枣红马。买马的目的是想让这匹马往地里运肥,再干些耕地、耙地、播种等农活。

这匹马是从草原上运来的,根本没干过农活,别说拉犁、拖耙、驮东西,背上连个空袋子都不让放。背上一旦放上空袋子,它就会又蹦、又跳、又踢,非把东西全部甩掉才行。

父亲挺喜欢这匹马,所以养马非常用心。他经常准备上好的草料,再加上麦麸皮、黑豆来喂它,并按时给它饮水,把马养得膘肥体壮。

为了驯练这匹马尽快适应环境,父亲每天牵着它从东沟走到西沟,从西山走到东山。他先在马背上搭一条空袋子,慢慢地再往袋子里装些东西,然后在马背上放上马鞍子、粪篓子。为了让马长得更壮实,每天夜间,母亲还负责起来喂马。

1951年秋假,我从师范学校放假回家,父亲说:“我把马驯练好了,能送粪了,你去送一遭吧。”于是,马在前边驮着粪走,我在后边跟着。可是,还没到地里,粪篓子被路边的大石头撞了一下,马受惊了,连踢带跑,把背上的粪篓子、鞍子摔个净

光。我回家后,父亲说:“这回我要跟着去,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。”

经过父亲长年驯养,这匹枣红马终于会干农活了。在家里拉碾、磨面,往地里运送肥料,在地里拉犁、拖耙,样样都能干。后来,青年结婚新事新办,不坐花轿了,都喜欢用我家的枣红马接新娘。

1959年5月23日,我结婚时,我爱人就是用这匹枣红马接回家的。然后,我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

那时候,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,我父亲喂了一匹好马。任奋标/文